

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67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三里长街板仓街

□南京关立蓉

我家住在锁金五村,出了小区,向南走几十米,经过烟火气热闹的锁金菜场,再拐一个弯,便是一边风景一边市井的板仓街。

板仓街有深远的历史渊源。明初,南京设有37座粮仓,太平门外的这处粮仓为木板钉制而成,故名板仓。民国时期,这里分布着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的实验农场,由此,板仓街还有浓厚的高校文化氛围。

这条紫金山脚下的三里长街,地理位置绝佳,西临玄武湖,南起岗子村。长街两边,皆为山景房。巍峨绵延的紫金山,成了家家户户俯仰之间的街景。晴天早上,霞光万丈,头陀岭、紫金山天文台……山上诸多风景,清晰可辨;阴雨天,山中雾气缭绕,宛如仙境。

说起紫金山登山口,游客总以为在樱驼村或太平门,而资深板仓人会告诉你,板仓街49号,有一条便捷的登山便道。10多年前,我随军来南京,第一次登山,49号,便是登山的起点。穿过一个不起眼的铁门,绕过几排民居,前方豁然开朗,仿佛进入了陶渊明笔下的千亩桃花源。几分钟前,眼前晃动的还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物,听到的还是各种嘈杂的声响,一条山石铺就的小径从天而降,蜿蜒伸向青山深处,把紫金山的翠绿展现在游人的眼前。

板仓街还是藏龙卧虎之地,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在板仓,其天文仪器研制水平享誉世界。紧邻研究所,乃大明开国第一功臣徐达之墓,洪武十八年,徐达在应天府病逝,朱元璋追封其为中山王,赐葬钟山之阴,又为他御制神道碑文,备极哀荣。曾看过一张上世纪的老照片,这一带曾是开阔的农田。岁月悠悠,沧桑巨变,如今,陵园修整,变成窄窄的墓道。每当路过静谧的陵园,心里有

一座古村,一本族谱。石埭水荆墅位于秦淮河支流三千河畔,毗邻风光旖旎的禄口国际机场,素有“万亩良田”美誉。

走进石埭水荆墅村口,水荆墅门楼静立村庄。村内宽阔的水泥路好似一条玉带环绕于沃土之上,道路两旁是一排排灰瓦白墙的楼房,古朴典雅。

水荆墅村史馆沿河而建,向人们娓娓述说八百多年的历史沧桑。据《铜山乡志》记载,水荆墅村与刘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渊源。宋朝末年,刘氏家族的一支由江西泊水村迁居此地,取“水”“荆”“墅”三字为村名,“水”即故乡泊水,“荆”谓占荆州的刘备后代,“墅”指野土,意为客居外地,不忘故土。后来又有沈姓、潘姓等世家来此定居。如今,村民们和睦相处,安享幸福生活。

石埭水荆墅还是古秦淮河上一个重要的水陆码头,乾隆皇帝下江南去驻驾山,就在村东柳林渡码头下的船。

石埭水荆墅是一个民族团结村,回族、布依族、彝族、水族、土家、侗族、壮族、苗族等少数民族会聚于此。红石榴广场坐落于石榴林的怀抱,这是由村民共同栽种的同心林。“中华民族一家亲,同心共筑中国梦”文化长廊中,一幅幅石埭求索共富之路的辉煌画卷向人们徐徐展开。

春天时,一盆开得正旺盛的二月兰中,竟冒出了一棵土豆苗。

那棵土豆苗的出现,源于我曾经的一个小小尝试。把一个土豆切成几块埋在几个花盆里,满心期待着它们能发芽,结出新土豆。然而,日子一天天过去了,没有任何动静,渐渐地我便将此事抛诸脑后。直到那与众不同的叶芽在二月兰中崭露头角,才唤醒了我的记忆。

看到初生的土豆苗,我并没有动手为二月兰铲除异己。它们在一盆之内,和睦相处,和而不同,岂非一个美丽的愿景?于是,土豆苗贴着花盆的一侧扎了根。二月兰娴雅地舒展着叶子开着花,端庄地接受了土豆秧子,仿佛没它不少,有它亦不多。

可土豆秧子越长越放肆,没几天就蹿到二月兰那么高了。反观二月兰,倒显得纤细柔弱。我也没觉得这一盆两样不伦不类,只觉得这别样的搭配有一种互补的美。

我的注意力被土豆秧子强健的生命力和豪横的长势吸引,却没有看到,二月兰一天天

种神秘而肃穆的感觉。600多年前,那些刀光剑影的激越,已没入历史的烟尘中。墓道两旁的石马、石羊雕像静静矗立,它们是沉默的历史见证者。

板仓街78号,洋溢着青春色彩的南师大紫金校区,这片记录着60余载青春回忆的热土,从2019年开始,历经数年改造,蝶变成南师大玄武科技园,建筑形式和色彩的变化让人惊叹,还有一个相当文艺的名字——梧桐里。在一座座被岁月善待的老建筑里,修缮过后,更显风韵,新与旧的碰撞并不违和。盛夏,参天法桐还在为人们遮住骄阳,老人、孩子依旧坐在树下乘凉嬉戏,创业者们在这里谈论着热情与理想,探店爱好者们挖掘出隐藏在园区内的精致小店。

板仓街,还是一条美食街,以风味面条闻名金陵,任何一位对面条怀有热情的食客都能在这儿吃到爽,而街头巷尾的面条味道,画风都不一样。靠近岗子村,秦都瓦罐面和重庆小面门挨着门,到底是吃瓦罐臊子面还是吃重庆小面,全看胃口;钟麓花园公交站旁边,三百碗宝应长鱼面,滋味十足;相约烩面,就连不怎么吃羊肉的食客,也可能瞬间被转粉;开心面馆里永远人挤人,香肠面配油渣,面条比较硬,油渣香脆,一点不油腻。

我刚搬到锁金时,常来板仓乘坐公交。6路开往珠江路,70路驶向仙林,68路奔赴湖西街……一趟又一趟,时代在这里奔涌向前。地铁四号线通到岗子村,板仓人的出行方式改变了不少,人们逐渐习惯于狭长的地下通道,匆匆来往穿行。岁月永恒的是,板仓人抬头仰望紫金山,依旧拥抱清晨,手握黄昏。

石埭水荆墅马灯久负盛名,经过200多年传承与发展,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水荆墅马灯集乡音情愫和多种民间文艺于一体,是特有的传统大型说唱舞蹈,寓意五谷丰登、繁荣兴旺。这里的村民告诉我,社区定期组织60多名村民和南航金城学院的学生进行水荆墅马灯训练及表演活动。不仅为节日增添了吉祥如意的气氛,还使学生们在非遗传承中体验技艺,让非遗活起来,让民俗文化唱出新声。

剪纸也是村里走出来的民间艺术文化瑰宝。江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周荷英,继承和发扬民间剪纸技艺,定期来到石埭公共文化客厅“回家书房”,手把手传授村民、学生和游客,让我们零距离体验传统非遗手工制作,感受孝亲文化和乡贤文化的魅力。

迈上连心桥,走入池塘中蜿蜒曲折的水上栈道、廊桥,映月荷塘、民俗文化馆、返璞归真的滨水民宿宛如在水中央。漫步其间,青砖灰瓦交相掩映,绿树红花清风拂面,桂香阵阵柿红味蜜,流水潺潺碧波荡漾,倒影相融,移步换景,沃野如画,水韵回乡跃然眼前。

民与水唱和,人与水问答。在石埭水荆墅,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。

地默默蒹葭,直到它那些曾经泛着绿光的饱满叶子全都蔫缩,一个植株竟然无力地瘫倒了。我以为是二月兰太渴了,但花盆里的土并不干燥。

一连几天,浇足了水,也没有挽回二月兰的颓态。它的每一片叶子都走了样,每一朵花都失了色。楼下有一大片二月兰,眼下这棵就是当初从那里移植的。我下楼去看了看,它们依然青春正茂,绿叶衬着紫花,引来蜂蝶流连。有个别开花早的,结了籽,叶子泛出黄色,显出自然的衰老之色,但并无病态。

我看着歪着身子长得有拇指般粗大的土豆秧子,它发达而霸道的根系攫取了这一盆土中所有的养料,导致二月兰奄奄一息。

二月兰最终香消玉殒,土豆秧子还在肆无忌惮地长。它的秆子,已经比成年人的大拇指粗多了。我虽为二月兰的离去感到内疚,却不打算去拔了土豆秧子。它活生生地把一个道理呈现在眼前:生命之间总有竞争,适者生存。

L同学的罗曼史

□高邮姚正安

L同学是我五十多年前的初中同学,同住一个村,还是一个生产队的。他出生比较苦,母亲在困难时期跑了,家里就父亲带着L同学姐弟。父亲整天不着家,L同学就成了散养的牛羊。两间破房子,大门是柴草编的。放学后,我们都喜欢到他家玩,家里没有大人管束,玩起来痛快。

L同学初中毕业后当兵去了,他似乎比我大上两三岁。那时候,一人当兵全家光荣。我上高中的第二年暑假,到兴化西北乡的姐姐家玩。姐姐的几个邻居的小孩与我年龄相仿,白天晚上都在一起玩。其中,一个女孩的母亲悄悄找我姐姐说:“我家姑娘与你家兄弟岁数差不多,不如谈门亲吧!”姐姐告诉我,我说,那哪成啊,我还在上学。

第二天,我认真地看了看那姑娘,个头不高,皮肤很好,两个眼睛大而有神,很少说话,常笑嘻嘻地站在一边,听别人说话。我心里有了主意。

我对姐姐说,我有一个同学,比我大两岁,在部队当兵,与那姑娘倒是蛮配的。姐姐一听是当兵的,来了精神,连连说好。赶忙拉着我,到邻居家通通气。那姑娘的妈妈听说是当兵的,两眼放光,满意得一塌糊涂。一报年龄,比姑娘大三岁,更是高兴得了不得,说“男大三,沈万三”,意思是说,男的大三岁好,会像沈万三那样有钱。姐姐又问姑娘,姑娘低着头,双手拨弄着辫梢,笑而不答。这样的表现,十有八九是同意了。

进展出奇的快。姑娘家要求L同学先寄张照片看看。照片一到,女方全家激动,一身军装,浓眉大眼,神气得不行。女方母亲拿着照片给亲戚朋友看,眼睛笑得细成一条缝。

女方也请人到我们村上访亲。到男方家里走了走,什么也没有说,一口水都没有喝。我妈说了大实话:小伙子不丑,就是家里寒了点。女方父母很豁达,说:“穷富不要紧,只要小伙子有出息。”

女方访亲的回家没几天,L同学回家探亲。我陪他到准丈母家拜访。一进村子,前前后后多少人围着,穿着军装的L同学比照片上还神气。有几个女孩一路跟着,迟迟不肯离去。

准泰山怕有眼疾,恨不得把眼睛贴到L同学脸上看,看看笑笑。那位准丈母娘,从锅上忙到锅下,又是荷包蛋又是烧饼,只恨L同学肚子小。我连带着也吃了不少好吃的。

假期中,就把亲事定下来了。女方什么彩礼也没要,酒也没办,仅仅是L同学和对象到兴化城里拍了照片。第二年春天,姑娘到部队旅行结婚。我作为牵线搭桥的,没有喝到喜酒,我妈是媒人,连喜糖都没吃到。

结婚的第二年,L同学退伍了。我只知道,L同学用退伍的钱砌了两间房子。再后来,我在外地工作,关于L同学的消息渐渐少了。我曾通过多种渠道了解过,但得到的都是不确定的信息,有的说他买了大船,到江南一带跑运输了。有的说他带着一家人到当年部队所在地做生意了。有的说他到丈母娘所在的大队承包荒塘养鱼养蟹了。

我估摸着,日子过得不会差,L同学是个神气人,也是个不甘寂寞的主。

“石籽儿”豆,你没听说过?“石籽儿”豆就是用土灶铁锅炒出来的香蚕豆。脆而不焦,香味浓郁,与鲁迅文章中孔乙己吃的茴香豆比,我觉得比它好吃多了。如果你牙齿还坚硬的话,嚼上一小时,吃上一斤是没有问题的,而且是越嚼越香,欲罢不能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过春节时炒上几锅子蚕豆,已是很奢侈的一件事。把六月份晒干了的枯蚕豆拿出来,可以炒“石籽儿”豆、“沙子”豆,也可以拿到小街上去找爆炒米、爆玉米花的人帮机爆蚕豆,机爆时可以加入一点糖精,爆出来的蚕豆酥、香、脆,吃起来甜蜜蜜的。

我是不喜欢吃机爆蚕豆的,喜欢吃“石籽儿”豆,“石籽儿”豆吃起来香脆。炒“石籽儿”豆也是有技巧的,刚开始不懂,炒嫩了,有生蚕豆的腥气;炒过了,有焦糊味,都不好吃。

进入7月,大忙已过,遇上了梅雨天,有了点休闲时间,拿出早已晒干的枯蚕豆,让老婆炒一锅“石籽儿”豆嚼嚼,回忆一下童年的趣味儿,也是一件美事。

我小时候曾偷偷在土灶铁锅里炒过几次,没经验,炒熟后蚕豆浑身漆黑,抓两把放在袋子里,上学的路上嚼嚼,当美味零食,又香又脆,还可以与小朋友一起分享,比一比看谁的牙齿硬。但放学回家后父母一翻口袋就发现“秘密”了,袋子里全是漆黑的。

大热天晚上,我们把吃饭的四方桌子抬出去,放在房子前的场地上,坐上去乘凉,扇着一把蒲扇,嚼着刚炒的蚕豆,脚下是蚊烟,兄弟之间轮流挠痒痒,别提有多快活。

炒的蚕豆可以拌盐、拌酱油当搭粥菜,还可以炒到8成熟时加水焖煮,煮成“兰花豆”,蚕豆煮开了就像盛开的兰花,所以笑称“兰花豆”。枯蚕豆还可以通过浸泡后剥成豆瓣儿,豆瓣儿吃法也多,可以沥干后油炸、可以炒雪里蕻咸菜,等等。也可以不剥瓣儿,枯蚕豆在浸泡好后,用剪刀在蚕豆屁股上剪一个口子,晾干,直接放入油锅里炸,吃酒的人把炸好的“莲花瓣儿”用玻璃瓶子灌起来,长期当搭酒菜。

我还记得冬天嘴实在馋时,把生蚕豆放进炭灰里烘,不管是熟的还是半生不熟的,用手捞起,就放进嘴里嚼嚼香香嘴了。

我为了不忘少时吃炒蚕豆那股劲儿和对童年的依恋,请隔壁的电焊工师傅帮我用废油桶制成了一个简易柴火土灶,每年炒上一两次“石籽儿”豆练练牙齿。特别是过春节,炒一锅子枯蚕豆,香味如旧、童趣犹在。

□如皋吴国忠

水荆墅

□南京吴月华

花盆里的较量

□南京周红英